

薛冰 著



钱神意蕴

古玩家说

书海出版社

古玩家说

主编／山谷 成江

薛冰／著



书海出版社

钱

神

意

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神意蕴/薛冰著.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4.4

(古玩家说. 第一辑/山谷, 成江主编)

ISBN 7-80550-5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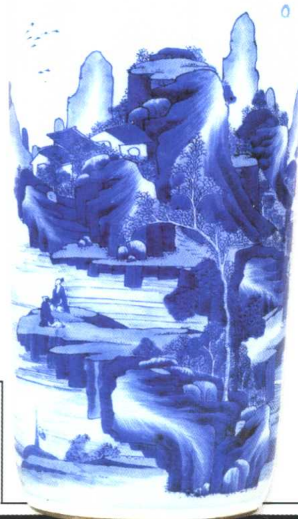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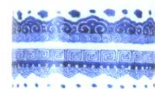
I. 钱... II. 薛... III. 古代货币-收藏-中国-文集 IV. G8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64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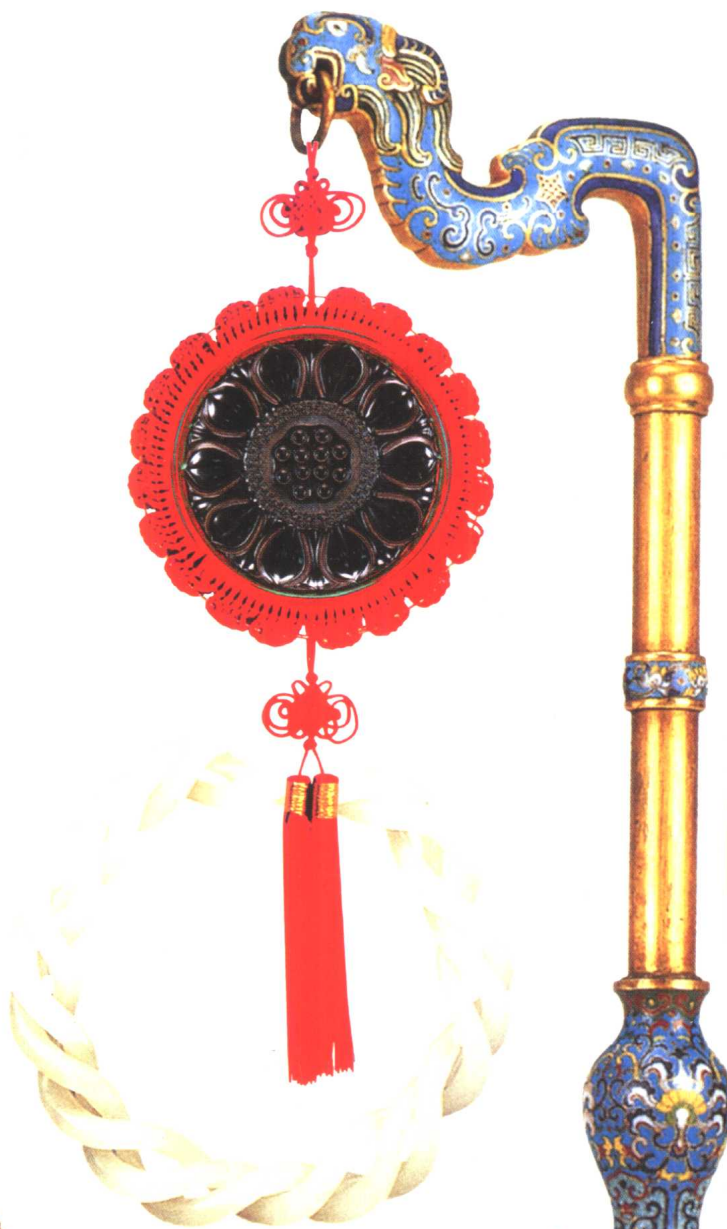
钱 神 意 蕴

著 者: 薛 冰	网 址: www.sxskcb.com
责任编辑: 张雪琴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出 版 者: 书海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 787mm×960mm 1/16
邮 编: 030012	印 张: 16.75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字 数: 323 千字
0351-4922266 (综合办)	印 数: 1—6000 册
E-mail: fxzx@sxskcb.com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Web@sxskcb.com (信息室)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shuhshb@sxskcb.com (综合办)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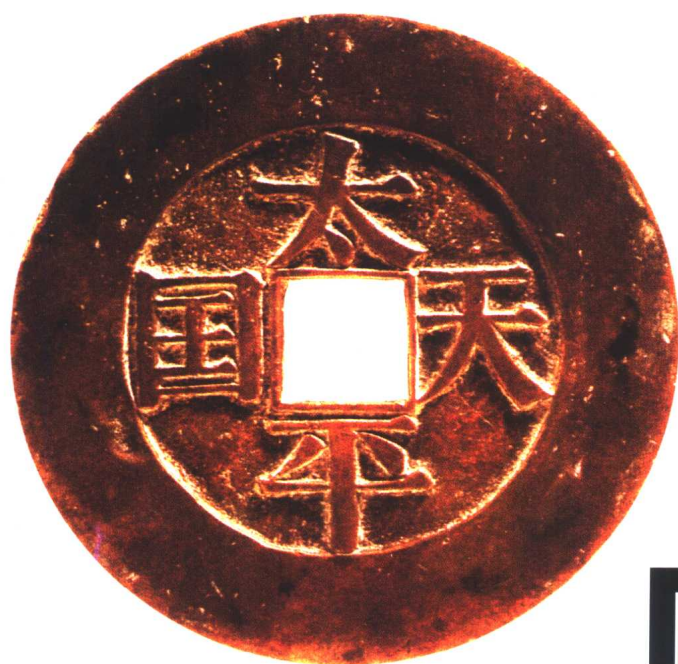


百宝阁





昔者非也
故没耳







序：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古代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坏东西能像钱币这样广为流通的了。

钱币是不是“坏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钱币本身的“好”或“坏”，而是对钱币的占有导致了占有者品质的变化，通俗地说，就是今天广为流行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此类看法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中国人就有了一句名言，叫做“为富不仁”，一直被我们的祖先当做真理，沿用到20世纪的80年代，至今尚时有余响。今天的研究者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句名言的著作权人，是在春秋年间没有什么好名声的阳虎。他不但简单地断定“为富



不仁”，而且还认定“为仁不富”：要想做好人就得受穷。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富人不可能是善人，因为他的财富中必有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得来和使用一定不正当；说这话的柏拉图可是当之无愧的大思想家，迄今为止好像没有哪一位编《世界名人辞典》敢不为他专列辞条——尽管“为富不仁”的真理性早就受到了人们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质询。

但是“广为流通”这四个字，可谓说到了钱币的神髓。钱币是因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流通也正是钱币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而它确实从呱呱落地开始，就成了流通之神。中国人对这一点的认识十分清楚，早在战国年间，就有人提出“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西汉末叶，热衷于币制改革的王莽甚至直接以“泉”来命名钱币。到了晋代，对于被人们尊为“孔方兄”的钱币的威力深恶痛绝的鲁褒作了一篇《钱神论》，也不能不正视钱币“其流如川”的现实：“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概而言之，

孔方兄无孔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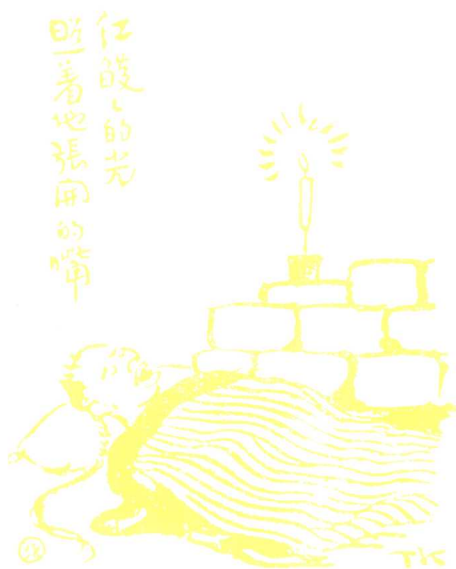
无论人类对金钱作怎样的评价，持怎样的态度，热爱或痛恨，歌颂或咒骂，崇拜或鄙弃，有目共睹的事实却是，自从钱币诞生，人类就再也离不开它。即使那些视金钱如寇仇、生怕说出个“钱”字会脏了自己嘴巴的人，也不可能不使用钱币。人类的一切社会生产和文化活动，都不可能不受到它的作用和影响。近年来，在美国和日本兴起流行的“社区货币”，它们都有着好听的名字，如美国某社区货币名为“小时”，日本的社区货币还有名为“爱”、“谢谢您”的。尽管倡导者认为这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切起来”，然而当人们不得不面对一“小时”等于若干美元或若干日元换一“爱”的兑换关系时，即使不认为是对生命与爱情的亵渎，至少也会意识到，这种似乎温柔的改头换面，丝毫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

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开端的原始阶段，还有作为人类社会终极的“各尽所能，按



需分配”阶段，从理论上说是不需要钱币的。只是“按需分配”至今仍写在书本上或乌托邦的梦幻中，并非如阿Q所想象的只要一“革命”便“要什么就是什么”了。按照如我之辈的俗人揣测，即使到了“按需分配”的时代，只要还存在“分配”，大约也还会需要某种分配的手段或凭据，不严格地说，那也可以算是某一种形式的“钱”。

几千年的钱币发展史表明，从实物货



币到金属铸币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总而言之都是“钱”。人们所能做的，并不是如何取消钱币，而只不过是将钱币的形式或制度改良得更便于使用——质言之，正是为了保证它在新时代的延续；反过来说，钱币形态、制度和币材的变化，则揭示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文明的人类社会中，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们尽可以把钱币的功过成败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把钱币的是非得失留给社会学家去思考。在这一本小书里，我们将着重讨论的只是人类关于钱币的记忆，而且更偏重于钱币自身的形象和意蕴。用专业名词说，本书将侧重于钱币学，也就是有史以来，人们将钱币塑造成什么模样以及为什么塑造成这个模样，钱币在发展中有过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当然，本书也无法不涉及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塑造成这个模样的钱币和将其塑造成这个模样的人之间，究竟存在着





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维护或改变这种关系。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人类使用金属币，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纸币在全世界的普遍使用，不过是近一百来年的事情，所以说到钱币文化或者钱币学，所涵盖的主要是金属币。

钱币学的产生，很可能是由于人们对金钱的误会。

在古代中国，追求金钱和追求知识，曾被描绘成相背而行的人生之路。孔夫子姓孔，孔方兄也姓孔，钻了这个孔，就不能钻那个孔；不知有多少智者，曾经在孔夫子和孔方兄之间艰难地挣扎。它们在古人的天平上，无疑是不相上下的砝码，而决定人生倾斜方向的力量被断言为选择者的人格。为什么不能改变金钱与知识的这种对立状态呢？为什么不能让社会公民在享有知识的同时也享有财富，凭藉知识就能



够获取财富呢？像伏尔泰那样一身兼为哲学家与投资家，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国人正在进入的一种相对健全的社会机制中，这或将成为现实。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文化人所能找到的金钱与知识相统一的变通形式，却是在金石学的荫庇下搜集、研究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古钱，名义上是作为了解已逝社会的一种途径——当然，同时也作为人生的一种情趣，或者说穿了，作为对固守清贫者的一种心理补偿：我也“家藏万贯”呢；而搜求、收藏和把玩退出流通的古钱，自然不会有被视为庸俗、损害品位的危险。

钱所交易得来的仍然是钱，对于财富通常不多的文化人来说，尤为快意。

所以，无论搜集和研究古代钱币给旧时文人带来怎样的历史学或考据学意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这种现象无疑仍是一种悲剧。

但是，国人今天对于钱币学的关注，肯定不是出于误会。笔者选择古代钱币作为描述对象，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之一。我们常说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弘扬，首先便要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传统文化决非虚无缥缈的理念，它的精神在各个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中都会有所体现，而丰富的古代钱币中映现、涉及传统文化的洋洋大观，其范围之广，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得到的。简而言之，中国古钱不但是东方钱币文化的代表，在世界四大历史货币体系中独具一格，而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广泛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审美观和艺术观；中国的金石学是由钱币学开端的，货币史更是离不开钱币学，而考古学同样不能忽略对于古代钱币的研究；与古钱相关的典章制度以至故事传说，体现着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古钱上丰富的语言种类，印证着中华民族由众多民族汇聚融合的历史；而古钱上的文字按时代排列出来，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体书法史……倘若从大文化的角度说，古钱的度量与重量，是记录

度量衡制度变迁的实证；古钱的冶铸水平，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冶铸技术发展的实证；古钱的币材、精粗和大小轻重，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晴雨表；邻国之间钱币的相互影响与流通，是各国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反映——毫无疑问，中国的古代钱币不仅是社会经济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产物。

钱币学也许可以算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边缘科学”，甚至可能是“边缘”牵涉最宽泛的学科之一。

要对中国古钱进行探讨，自然不能没有钱币的参与。

一方面，任何一种严肃的研究，都不应该在研究对象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尤其是中国古钱，研究者决不能过多地依据现有的文字记述。尽管中国是钱币学产生最早的国度，但历史文献中对于古钱的记述一是数量少，二是不准确，三是有太多的人曾经凭未必准确的记述进行以讹传讹的